

【第三卷】

两斋文明



自觉论随笔

LIANGZHAI WENMING
ZIJUELUN SUIBI

彭树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第三卷】

两斋文明



自觉论随笔

LIANGZHAI WENMING
ZIJUELUN SUIBI

彭树智◎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卷

第九集 历史明智

第一编 世界史、中东史	(873)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历史”观	(873)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874)
三 论当代史	(877)
四 简说世界当代史	(879)
五 历史感	(886)
六 古今历史“四句谚”	(888)
七 李翥仪的世界史观念	(889)
八 史学之为用	(890)
九 历史研究法诸因素	(891)
十 历史五纲	(893)
十一 人类历史的文明交往连续性	(893)
十二 诗意史学	(895)
十三 伊斯兰史学传统的特征	(896)
十四 中东考古的新发现	(897)
十五 中东的小陶俑和铜镜	(898)
十六 为什么是中东史	(899)

十七 中东历史的写法·····	(901)
十八 中东史研究的几个问题·····	(903)
十九 中东史的思考·····	(905)
二十 中东史随记·····	(906)
二十一 中东史琐闻录·····	(907)
二十二 中东早期文明的意义·····	(909)
二十三 中东地理环境作用的理论思考·····	(910)
二十四 世界和历史的两种眼光·····	(911)
二十五 《世界当代史》通稿手记·····	(912)
二十六 走向学科、学术自觉的《中东史》编写工作手记 ·····	(921)
二十七 东方和西方·····	(926)
二十八 写出中东史的“活态”来·····	(927)
二十九 重读《中东:激荡在辉煌之中》·····	(929)
三十 “读史使人明智”解·····	(932)
第二编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934)
一 马克思、恩格斯论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	(934)
二 从文明交往角度看阿拉伯文明的形成和发展·····	(938)
三 阿拉伯—穆斯林与西班牙文明交往·····	(939)
四 伊斯兰制度文明·····	(942)
五 文明的历史记忆、复兴及其他 ·····	(943)
六 用交往互动律研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复兴·····	(944)
七 当代伊斯兰文明的复兴问题(要点)·····	(947)
八 阿拉伯世界的新觉醒·····	(950)
九 伊斯兰文明复兴人物卡林·阿贾汗·····	(951)
十 阿拉伯文明复兴传统一例·····	(952)
十一 阿拉伯文明复兴又一例·····	(953)
十二 阿拉伯文明复兴的一个亮点·····	(954)
十三 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交往琐记·····	(956)
十四 浙江义乌与阿拉伯人·····	(957)
十五 伊斯兰音乐·····	(957)
十六 阿联酋开国总统扎耶德·····	(960)
十七 海湾与迪拜·····	(962)

十八	沙特前石油部长论石油问题·····	(964)
十九	血与石油·····	(965)
二十	海湾石油与伊斯兰文明·····	(967)
二十一	石油与海湾国家文明交往问题·····	(969)
二十二	海湾杂记·····	(971)
二十三	海湾:恐怖主义温床·····	(972)
二十四	阿拉伯半岛的闪族迁徙·····	(972)
二十五	新丝绸之路与海湾投资热·····	(974)
二十六	文明交往与历史发展·····	(975)
二十七	中东变易谈·····	(976)

第十集 中东国家和中东政治

第一编	伊朗和地中海沿岸诸国·····	(981)
一	伊朗(波斯)—伊斯兰文明的影响·····	(981)
二	从伊朗官员的话看文明交往的自觉·····	(985)
三	波斯文明札记·····	(986)
四	奥斯曼族源于突厥·····	(987)
五	奥斯曼帝国的交往特点·····	(989)
六	土耳其作家奥尔罕·帕慕克的文明交往个案·····	(990)
七	伊斯坦布尔——古都的荣耀与呼愁·····	(997)
八	土耳其的第十一届总统居尔·····	(999)
九	德裔土耳其人為何增加·····	(1000)
十	土耳其的现代性·····	(1001)
十一	土耳其人的奥斯曼帝国·····	(1002)
十二	土耳其的“脱亚入欧梦”·····	(1004)
十三	土耳其饮食文化及其他·····	(1007)
十四	埃及古文明的影响·····	(1008)
十五	埃及杂记·····	(1009)
十六	埃及的威权政治·····	(1010)
十七	泛(大)叙利亚主义·····	(1013)
十八	伊斯兰社会生态文明·····	(1015)
十九	马克思在阿尔及利亚的言论·····	(1017)

二十	苏丹作家塔依卜·萨利赫的文明交往观	(1019)
二十一	阿拉伯的头巾与头脑	(1019)
二十二	中东的源头	(1021)
二十三	地中海文明坐标	(1024)
二十四	塞浦路斯:爱与美女神的诞生地	(1025)
第二编	中东政治交往	(1027)
一	中东地区的政治地缘内涵	(1027)
二	中东政治交往与政治转型问题	(1030)
三	伊斯兰教与民主化	(1031)
四	权威主义是中东民族独立国家的一种政权形式	(1031)
五	东方文化中的权威	(1033)
六	福山和弗洛伊德	(1034)
七	美国文明中的安全思维	(1037)
八	人类学家挽救不了布什在中东的败局	(1038)
九	中东能以美国的复制品而进入现代世界吗	(1041)
十	由阮次山谈话引起的思考	(1043)
十一	布什的“文明之战”	(1045)
十二	美国的伊拉克战争札记	(1046)
十三	西方哲人的民主忠告	(1058)
十四	希伯来语言与文学的复兴	(1059)
十五	以色列遐思	(1062)
十六	当代以色列文学的几点补充	(1064)
十七	阿摩司·奥兹论中东	(1065)
十八	犹太文明的思考	(1066)
十九	犹太人流散的另一面	(1067)
二十	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的“溃疡”	(1068)
二十一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交往图	(1070)
二十二	再谈“隔离墙”	(1071)
二十三	《野生的和平》之歌	(1072)
二十四	萨义德所做的最后一件事	(1073)
二十五	张西平论萨义德的《东方学》	(1076)
二十六	题外小记	(1077)

二十七 民主化与现代化	(1079)
二十八 中东国际关系的方法论	(1081)
二十九 中东的现代化趋势	(1082)
附录	(1084)
一 文明交往与人文精神	(1084)
1. 文明交往和文明对话	(1084)
2. 文明交往视野下的中东现代化	(1090)
3. 彰显《人文杂志》的人文精神	(1092)
二 中东史	(1095)
1. 成书者言	(1095)
2. 《中东国家通史·约旦卷》编后记	(1096)
3. 《中东国家通史》卷终六记	(1107)
4. 《中东史》的书前书后	(1133)
5. 对中东史研究的思考	(1147)
三 培养世界史博士研究生工作手记	(1161)
1. 做好博士研究生指导工作的关键	(1162)
2. 略谈博士研究生的学术个性化培养问题	(1165)
3. 博士学位论文作者三层次说	(1169)
4. 谈研究生与学术自觉意识的培养	(1170)
四 序言小集	(1173)
1. 科学求真精神与问题意识的自觉——《印度古代观音 信仰研究》序言	(1173)
2. 探寻人类文明交往的内在思维路程——《核时代的现 实主义：基辛格外交思想研究》序言	(1176)
3. 可贵的治学自觉性——《中国周边事态》序	(1177)
4. 《穆斯塔法·凯末尔》汉文版序言	(1178)

第九集

历史明智

第一编

世界史、中东史

一 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历史”观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是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类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我们所需要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排除人类史。意识形态本身不过是人类史的一个方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6页）

这种“大历史”观是宏观审视历史的尺度，它体现了历史科学的整体性和联系性，也反映人类与自然之间交往的历史逻辑。人类是大自然之子，大自然宇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大自然在先，人类在后。先有大自然，而后才有人类。所以自然史先于人类史，也大于人类史。

人类生活在自然界之中，以某种人文化的自然物为工具，如石器、陶器、铜器、铁器、机器；或以人的某种生产为业，如渔猎业、游牧业、农业、工业等而形成种种物质文明，以及在此基础上产生的精神、制度、文明，以及与之相联系的生态文明。人类有了文明，就有文明交往，从而产生了由交往自发性发展到交往自觉性，进而走向人类文明交往自觉的历史不断更新进程。

人猿揖别以后的人类史，仍然与自然交往密切，彼此依存又互相制约，呈互动交织状态。不过，人类史终究从自然史分离而出，成为独立的历史和专门的人类学科。随着文字和国家的产生，开始了人类的文明史。文明史是人类历史主要的内容，它以制造工具（石器、铜器等）以及从事渔牧、狩

猎、农业而成为各时期不同的文明社会。不过，不能忽略自然生态环境对每个文明提供的直接机遇和发展前提。人类脱离了蒙昧、野蛮状态以后，便逐渐发展到具有经济、社会、文化传承和政治制度开化状态的文明史时期。

马克思、恩格斯的“大历史”观还表现为人类文明史中的世界史阶段。世界史是人类文明史转变的结果，是人类文明史中的工业文明新阶段。用马克思、恩格斯的提法，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每一个的需要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消灭了以往自然形成的各国的孤立状态”。（同上书，第 67 页）马克思还明确地说：“世界史不是过去一直存在的；作为世界史的历史是结果。”（同上书，第 28 页）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这个转变的关键交往互动规律所致：“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原始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得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史。”（同上书，第 88 页）显然，这里的世界史与今日的“全球化”概念是一致的。

由以上的“大历史”观把历史科学贯而通之成为一个大的整体，这就避免了仅仅从自然史、人类史、文明史、世界史本身而孤立地谈论历史，也清晰地看出了历史科学发展的整体面貌。根据这个思路，也避免了就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而谈论各自专业的局限。这样，历史科学的发展脉络应该是：

自然史——人类史——文明史——世界史——地区史——国别史——专门史。

二 马克思、恩格斯的世界历史理论

（一）马克思关于世界史的理论中，最可注意的是关于“世界史”的理念。按常识说，世界史是全世界的历史，而不是地区、国别、专门史的简单之和。然而，马克思的世界史理念与常识上的世界史不同，它是历史哲学理念，即从事物交往互动规律的变化上观察世界历史的变化。具体说，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后，各民族、各国家因世界市场和资本的普遍联系而出现的世界史。交往的普遍性，表现为西欧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向全球强行扩张和民族国家之间的联系加强而融合的世界史。这是人类文明交往的全球化时期，是人类文明史的世界史阶段。

(二) 过去,对马克思主义的古典经济学来源开掘较多。例如世界市场、殖民理论、现代民族国家等方面,都与世界史理论直接相关。在世界史理论来源方面,还应注意黑格尔的世界主义思想,特别是其整体观、发展观。马克思摒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抽象化、民族偏见,尤其是他用生产力、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取代了唯心主义的“世界精神”。黑格尔没有看到历史向世界史转变的真正动力,马克思的创造性在于发现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交互运动正是这种动力所在。他认为:“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的秘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三) 世界史成为人类文明史的新的自觉时期,其标志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动,其中关键一点在社会分工的大变动。在人类文明史上,“物质劳动与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分工,就是城市与乡村的分离”,它伴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向国家的过渡,城市的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6、104页)。这次大分工无疑是开创性的、空前的,但不是唯一的、绝后的。只是资本主义大工业分工社会化的社会性、扩张性,才开始了人类文明史上的新时代。大工业分工带来了交往的普遍性、世界性、全球性,而交往的变动促进了生产力,特别是科学技术的保存和传播。正是交往的这些特性,推动了历史向世界史发展,带动了全世界范围的文明化。交往运动中的资产者奔走于全球,凭借着交往工具如通信技术、运输工具、货币、军事上的坚船重炮,进行更广阔的世界范围活动。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讲:“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进文明中来了……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为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世界。”

(四) 马克思非常重视交往在人类文明史中的作用。他最早表达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用的是“一切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他把“生产关系”称为“交往形式”,这表明他特别注重人类文明交往中的经济交往。他把“生产关系”从一般经济关系(经济交往)中抽出来,足见他对生产交往在经济交往中重要性的关注。马克思研究经济和生产关系,目的在于研究其中的规律。从经济学方面说,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是资

本不断追求剩余价值的本性所驱动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向全球扩张的结果。他认为,要揭示资产阶级的经济规律,无须描述生产关系的真实历史。但是把这些生产关系作为历史上已经形成的关系来正确地加以考察和推断,总是会得出这样一些原始的方程式——就像自然科学的经验数据一样——这些方程式会说明在这个制度以前存在的过去。这样启示连同现代的正确理解,也给我们提供了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这也是我们希望做的一项独立的工作。另一方面,这种正确的考察同样会得到预示生产关系的现代形式扬弃之点,从而预示着未来的先兆,变易的运动。这是对生产关系这种交往形式对过去、现在和未来作用的说明。生产关系也就是生产交往,它是经济交往的一部分,当然是重要的一部分。交往是个广义的概念,涵盖面相当广泛。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多次谈到“交往”,都与人类文明交往有关。我在《文明交往论》中已谈到一些,这里不再重复。

(五)把“文明”和“交往”联系起来,虽不在马克思研究重点之中,但他在许多论述中,提出了很有启示性的思想。例如他在《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中,就引摘摩尔根的“美国人的文明以及同美国人的交往,冲击了印第安人的制度;从而使他们的民族文化生活正处于逐步崩溃之中”(《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58页)。例如在关于英国文明与印度文明的交往文章中,深刻地论述了英国对印度“小小的半野蛮半文明的公社”(《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65页)的破坏,是社会的变革。再例如,马克思也总结过一条文明交往很重要的规律:“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247页)此外,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谈的“许多种民族的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中的“文学”(Literatur),德语泛指科学、艺术、哲学、政治等方面著作,即泛指精神文化(文明)。总之,这方面研究的空间相当广阔。

(六)马克思的世界史理论是与他的人类解放和共产主义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他有以下论点可证:

1. “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程度是与历史完全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9页)
2.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力量的支配,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同上)

3. “历史从哪里开始，思维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维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进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同上书，第2卷，第43页）

4. “所有历史编纂家，主要是18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家……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同上书，第1卷，第100页）

5. “自由人的联合体”，“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中的“自由”为哲学概念，而不是社会学、政治学及日常生活中的概念。它是指过去人们的发展受到各种自然和社会的限制而言，它意味着人们能够对自己的生产和交往、对历史发展、社会生活可以自觉控制与支配。这就是由全球性交往和各民族国家融合的加深，最终走向人类的解放——共产主义的历史趋势。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的：“生产关系或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受到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同上书，第1卷，第122页）

上述论点，归纳起来，在我看来都是人类文明交往的自觉问题。

三 论当代史

（一）对克罗齐“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三解

1. 人们总是站在他们的时代看历史，任何史书史论总是为解决时代所赋予的问题而作的，因此必然以当代眼光观察和解释历史。因此克罗齐此语有部分真理。

2. 但是人们要研究历史，不可滥用此说，不可无限延伸，不可不顾史实任意评说，否则会陷入谬误和歪曲历史，尤其“一切历史”的提法，是以偏求全，太绝对化了。须知：真理向前跨出一步，就会变成谬误。对此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运用。

3. 有人说，研究历史，要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事实上要完全恢复历史本来面目，是不可能做到的，也不必去做。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个“历史命题”有点“凡是的味道”。似乎和傅斯年的“史学即史料学”的命题一样，只有局部的真理，可以在一定条件

下加以强调。不过傅氏命题似乎比克罗齐有更多的真理性，因为史料是史学的基础，缺点是把史论一层忽略了。记得我在西北大学的老师陈登原先生（《国史旧闻》、《中国文化史》、《历史之重演》作者）在讲“史料学”时，就说过：“史料是铜钱，史论是钱串子，只有用钱串子把铜线串贯起来”，才可称之“贯通”的史学。

（二）在何种意义上，“当代”可以成史

1. 两种“职责”：历史学家是把实际发生的事讲明白；评论家是评论发生的事。这二者职责有别。历史学家研究当代史的戒心：离我们的价值世界太近；历史判断必须有距离感；史料多而无筛选与甄别时间，容易随心、主观。

2. 传统与理想：“通古今之变”（太史公）；“习六艺之文，考百王之典，综当代之务”（顾炎武：《日知录》）。

3. 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内在逻辑——区分“把戏”与真影响；史学修养、历史感与历史甄别工作；避免过度的文化和诗意阐释的冲动）。

4. 跟随历史、思考历史，发现演变脉络，要有耐性，避免浮躁而开特别快车、下结论。不仅广泛收集材料，还要审视研究标准和方法。

5. 超越史学研究中古代与现代的学科界限和传统分野，具有宽深视野和穿透力。

6. “越是走近我们自己的时代，就越难于分辨什么是持久的成就，什么是短的时尚。”这是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第11版中增加《没有结尾的故事——现代主义的故事》的语句。

（三）当代史种种思考

1. 当代，即当今时代，如此贴近我们，许多现状尚未沉淀凝固，不少东西尚待打捞搜集，最急需表现出研究者的锐利眼光和思维穿透力。当代，称之为记录，可以；称之为历史，难。退而言之，回顾与反思，下真工夫是有价值的。

2. 当代史不只是政治史，还要注意经济、社会生活史和文化思想史。这中间就有传承问题。文化思想中的传承，与生物学中的遗传形类似而实不同，血缘纽带与遗传变异也相像而实有大异。有文化、有理想的传承，最重要的研究工作，是理清脉络，发现内外联系，弄清交往关系，作出准确判断。在这里，学问功力固然重要，勇气和毅力更关键。

3. 历史不能假设,但历史有规律可循,可以以史事为根据,以常识为基点。可以用无数个“如果”,寻找事物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当代世界是怎样的世界?这应成为常问常新的问题。

4. 以文明交往自觉思想为中心线索,在别人止步停笔之处,前进!在别人不着笔之处,写作!

四 简说世界当代史

编完《世界史·当代卷》,^①有感于当代人类文明交往的特殊复杂性,有感于它对当代青年理解当代世界的重大意义,于是有本文之作,以飨读者。

(一)

世界当代史的研究对象,是从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到当前的人类社会文明史的演进过程,是当今时代的世界历史发展过程。

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是人类文明对野蛮的胜利。正是这一胜利,把20世纪的历史划分为“现代”和“当代”两个不同时期的断代史。

人们有理由把“二战”结束以来的世界史称为世界现代史的第二阶段,也有理由把它称为“战后史”。但是,作为世界史分支学科的断代史,即从世界古代、近代、现代、当代的发展序列结构而言,“当代世界史”的界定更为确切,因而已普遍为世界史学界所认同。

当代世界史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历史因素和现状因素的复杂交织联系。历史是人类过去的、稳定的和已经结束的社会经历,而现状则是人类当前的、动荡的和正在变化着的社会活动。这个历史因素和现状因素相结合的、流动变革的当代世界史,其研究难度是很大的。但可作为范例的,是马克思在他那个时代撰写的当代史——《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却精妙地体现了“政变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9页)、“活生生的时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82页)和唯物史观三者有机的统一。

当代世界史的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它跨越了20世纪和21世纪,是距离我

^① 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世界史》4卷本,由齐世荣总主编,第4卷为当代卷,由彭树智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出版。

们最近、变化空前迅速,而且是最新的历史时期,也是人类与自然、人类与社会、人类与自身之间文明交往联系最频繁、最密切和广泛而深刻的历史时期。

如果把当代世界史研究的对象加以具体化,首先看到的是两个基本部分:第一,当代世界的事件、人物、思潮、制度的发展已经告一段落、有了明显结局、形成完整体系和出现稳定格局的历史部分;第二,当前的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技术、社会状态等正在发展变化的现状部分。然而,这只是简单的历史与现状的二分法。在当代世界史上,这两部分变动系数很多,互动张力难测,常态和变态并存。

思考当代世界史体系,我想起了20世纪初期德国学者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提出的问题:“历史是不是有逻辑呢?”(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齐世荣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13页)我对此回答是肯定的。实质上他寻找的“历史的人类”结构的东西,其逻辑就隐藏在人类文明交往结构的深层。在这个深层之上,既有一系列不确定的、偶然的和无法核对的因素层面,也有许多浮在表面的清晰可见的政治、社会和精神生活等外表现形式层面,下层才是人类文明交往长期积累的历史深层结构层面。

克罗齐的名言是: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史又是什么呢?当代史是不是有逻辑呢?我对此回答也是肯定的。然而,当代史和一切历史一样,其逻辑是很复杂的,决不能用绝对的“都是”作特别快车式的结论。在当今世界,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宗教、不同价值观念之间的文明交往活动中,都存在着历史的内在联系。这种联系是复杂的、多样的、相对的和特殊的人类文明交往逻辑。对当代世界史而言,这种表现在历史逻辑规律的“历史的人类”文明交往结构上,其历史和现状的积累层面变迁,则具有各自独特的文明交往形态。

(二)

当代世界史最显著的特征是日新月异和动荡多变。这种“新异”和“多变”的社会现象,实质上所反映的是人类现代文明交往在当前时代的重大转折。如果把当代世界史的研究对象再加以具体化,在我们面前所显现的,是以下三个递进的、不同类型历史层面^①的人类文明交往积累发展过程。

^① 参见彭树智《当代世界史讲座·绪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另见笔者的《书路鸿踪录》,三秦出版社2004年版,第685—699页。